

老洪伯

屋顶多覆盖枯黄稻草,墙多是灰色土坯,人多穿蓝衣、黑衣,或有小姑娘衣衫鲜亮一点,不过是单调的红和绿。

我特别喜欢鲜亮的颜色。夜晚天上星光璀璨,太远太小;白天眼睛里能看到的颜色多半是树:苦楝树的楝枣,碧绿剔透,轻轻咬一口,苦沁了心。乌桕树红的时候,仰望树梢,整个身体似乎都能触摸到那些红艳艳的蜡质叶面。

还有一个时候能看到很多颜色,就是老洪来到村子里的时候。

老洪是货郎。

走村串巷的货郎很多,多是尘灰满面,衣衫邋遢,摇着拨浪鼓,嘴里喊着:有鸡毛鸭毛鸡肫皮塑料纸废铜烂铁兑针头线脑的哦。全村的孩子像鸡鸭一样围过去,货郎不停摇动拨浪鼓,却不怎么搭理我们。

老洪不一样,他衣衫整洁,拨浪鼓只摇一两下,就放下担子,微笑着,招呼我们。他能叫出每个小孩的名字。

他用毛巾掸去玻璃柜面的灰尘。我看到里面有镶着粉红塑料边框的小圆镜,有浅蓝的塑料口哨,还有各色糖丸,洁白的、鲜绿的、橘黄的,含在嘴里,停在嗓子眼,沙沙的甜,凉润润的,有香草的味道。

有白尼龙线,有红木梳,有女孩子扎头发的淡绿色的细塑料绳和塑料带;有黄色小圆盒的“友谊牌”香脂,有细白如雪的瓜粉。

家里能搜罗出来的鸡毛鸭毛早就搜罗过了,除了过年过节,很少杀鸡杀鸭。鸡肫皮我藏了几只,也早都交给老洪了。更多的时候,我们两手空空、口袋空空,围着老洪的货郎挑。老洪让我们尽情地看,一饱眼福。

临了,老洪还给我们每人发一粒小糖丸,颜色由我们挑。

唯一遗憾的是,我们基本听不懂老洪的话。老洪是江苏佬,这么干净清爽的人,居然是个“呔子”。那时,江苏人流落在安徽沿江一带,多是逃荒要饭,或者驾着小船,逆流而上,在湖上打鱼,随后渐渐在岸边定居。

现在想,老洪老家应该在南通或扬州一带,长江边上,才有可能沿江而上,到安徽无为、枞阳、望江一带落户。

好在我们其实不需要细致的语言交流,渴慕的眼神,围拢过来的样子,老洪哪有不懂的。

老洪改称为老洪伯具体是什么时候,我记不清了。

杨帆伯1976年秋冬之际病逝,我记得这个年份,是因为此前不久伟人去世,天下缟素;随后,普通人的葬礼皆不得大

操大办。杨帆伯离世时不到四十岁,村子里用最低调的方式送走了他,留下毛狗娘、毛狗兄弟姐妹四人。那一年,毛狗8岁,两个姐姐分别是12岁、10岁,弟弟6岁。有毛狗兄弟在,毛狗娘不能一走了之,也不可能带着四个孩子改嫁。那时,毛狗娘才三十多岁。毛狗娘是村子里最爱笑的人,眼睛大,脸盘大,嗓门也大。

1980年代初,刚刚包产到户,老洪就住在毛狗家了。毛狗兄弟姊妹四人称老洪为伯伯,我和毛狗同岁,称老洪为老洪伯。老洪伯成了毛狗家的壮劳力,不再做货郎。

毛狗有个叔叔,叔叔一家人口多,劳力少,顾不了毛狗一家。他们家族是怎样接纳老洪伯的,村子里有没有接收老洪伯的户口,我一概不知。大家本来都认识老洪伯,很快将他当作自己人。

老洪伯身材高大,为人和气,脸上总带着庄重的微笑。他言语不多,颇有威仪。犁耙车轱,一学就会,很快样样精通。

老洪伯和毛狗娘除了没领结婚证,其他都像一家人一样过日子。在四个孩子尚小的时光,老洪伯风里雨里,都在田地里忙活,他完全把这当作自己的家。

这样过了四五年,毛狗大姐长大了,也成了壮劳力。乡下女孩子二十岁左右要说婆家,准备婚嫁。大姐懂事,知道老子走得早,娘家还要依赖她,就一年年推迟婚事。大姐的婆家在邻村,毛狗未来的姐夫也常来家里帮忙做农活。待到小弟十三四岁,能放牛插田,一家人总算慢慢喘过气来。

有一天,小弟贪玩弄丢了牛,他不敢声张,憋着眼泪闷头到处找,直到天黑才从别人家稻田里找回了牛。牛糟蹋了人家的稻秧,那人赶到他家就是一顿痛骂。

老洪伯忙不迭赔礼道歉,为了给来人消气,又当面骂了小弟几句。小弟觉得在外人面前丢了脸,立时毫无遮拦顶了句嘴:“你又不是我爸,我不要你管。”

老洪伯黑了脸。来人赶紧走了。

毛狗娘叫过小弟轻声劝。小弟那天不知中了什么邪,怎么也劝不住,嘴里一直嘟囔着。老洪伯动了怒,抄起大扫把就要打。

大姐冲出来将弟弟紧紧护在怀里。她是不是在埋怨母亲糊涂,弟弟没人疼,觉得自己作为大姐,必须冲上前去?

老洪伯未必真有意打小弟,看大姐如此防备,突然冷了

心,自己怎么辛苦,到头来还只是一个旁人、一个外人。手一软,大扫把就落在大姐身上。

毛狗娘没料到老洪伯真动手,心下一急,口不择言,说出了此后一生都后悔的话:“你不能打她,她可是双身子的人。”

如果小弟那天没弄丢牛,如果老洪伯保持他一贯的稳重,如果大姐换一种方式保护弟弟,如果毛狗娘说话前多考虑一下……

当然,也可能会有别的事情引发争吵,过日子哪有不争吵的。倘是亲父子,操起家伙就打,原是最平常不过的事。

出嫁前有孕在身,在当时已不算稀罕。大姐却觉得受了奇耻大辱。当天晚上,她就用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那时,农村家家都有剧毒农药。

我最不能理解的是,大姐虽未嫁过去,与姐夫、与婆家一直感情很好,他们的小家庭很快就会迎来甜蜜幸福的新生活,她怎能牺牲自己的全部未来跟亲娘赌这么大的气?她是不能原谅母亲在外人面前让她丢脸,还是一直不愿接纳母亲与老洪伯半路夫妻?

那时我在外地读书,许多事都是后来零碎听说的。据说大姐下葬那几天,整个村子一到晚上就阴风阵阵,月惨星稀。天一擦黑,家家户户早早闭门。那可是夏天啊。

此后,老洪伯还在毛狗家呆了五六年,剧痛在各人心里慢慢浸润,毛狗娘是怎样消化丧夫丧女之痛的,我无从知晓。老洪伯在尴尬处境里,仍然打起精神支撑着这个家。直到毛狗成家。

那几年,每次我回家过春节,老洪伯都会到我家坐坐。他一身黑呢子中山装,腰板笔挺,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,比乡里的一般干部还气派。他说我们本地话,但说得很不地道,夹杂浓重的苏北方言,我还是不能完全听懂。

我离家到外地工作,要到沟口坐轮船。从老家到沟口,要经过横穿大漳湖的新漳河,这条河的两岸,就是长江滩涂上的沃土,地广人稀。新漳河两岸几千亩土地,有的人家离自家庄稼地十几里。

毛狗成家后不久,有了第三代人。老洪伯五十多岁了,他离了毛狗家,在新漳河稻田边替人家看青护苗。我每次坐车经过这片土地,眼睛都望向无垠的稻田,到处寻找,老洪伯的小庵棚搭在哪里呢?

我再也没有见过老洪伯。他来得突然,离开村子也

无声无息。

后来,我听到一件更觉惊讶的事。老洪伯在江苏原是有家室的。他有妻子,还有儿女。

他为何要在人生盛年跑到我们这里做货郎?又怎么突然到了毛狗家?

他和毛狗娘半路姻缘近二十年。毛狗娘大脸盘上总带着笑,见到人大声招呼,热烈,温暖。他们一起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,光景慢慢变好,孩子渐渐长大。两个儿子相继成家,是儿子当家的时候了,老洪伯不便再留下。毛狗娘能说什么呢,她自己还要靠儿子养老。

老洪伯为什么不回江苏老家?他在千亩稻田中间,在少有人迹的地方,怎样度过他的晚境?

现在,我一起想起老洪伯,还是他身材高大、衣衫整洁、威严自持的神态。还有他货郎挑里的丝带、糖丸、香粉、镜子、口哨、小皮球。我是从他的小玻璃柜里见识到这个世界的丰富色彩的。他自己的呢子上衣,永远是黑色。或者,他的丰富颜色,我无缘见到。

他后来终于还是回江苏老家去了。他的老伴和孩子会接受他吗?人要经历多少伤痛,才在慢慢老去中接受命运的所有安排?

唐·吉诃德曾高唱:纵然我终将无力,仍要用伤痕累累的双手,去摘遥不可及的星辰。那是塞万提斯壮丽的想法,老洪伯那双手最后放在何处,我不清楚。毛狗娘的双手,我是知道的。

去年,八十高龄的毛狗娘身患绝症,她不堪忍受病痛,趁夜深人静,躲在房里喝下一斤白酒。一贯笑呵呵的她,想用这种方式醉别世界。没用,太阳升起,她又从酒醉中醒了过来。

她根本就无力去摘星辰,她这辈子都不曾好好仰头看过星辰。最后,她用双手捧住的是一瓶毒药,一饮而尽。

